



草原集

《内蒙古文艺》编辑部编

草 原 集

《内蒙古文艺》编辑部编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七年·北京

草 原 集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305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16 插 页 2

1977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7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书 号 10019·2485

定 价 0.94 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短篇小说集，是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编辑出版的。

这里选编了自治区蒙、汉等族老中青作者的作品二十九篇。这些作品，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，以饱满的革命激情，丰富多采的艺术风格，从不同的角度，表现了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，反映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空前团结，歌颂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的伟大胜利。

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、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。

目 录

敌后插刀	照日格巴图(1)
蒙古小八路	云照光(17)
亲爱的妈妈	扎拉嘎胡(65)
团课	邓 青(77)
科尔沁草原的人们	玛拉沁夫(94)
春天的太阳照耀着乌珠穆沁草原	纳·赛音朝克图(117)
新生活的光辉	安柯钦夫(158)
井边上	葛尔乐朝克图(172)
旗委书记	敖德斯尔(195)
春潮	张长弓(214)
猎村歌声	巴图宝音(233)
珍贵的种子	杨 啸(242)
骆驼上晃荡大的孩子	冯苓植(262)
出师的日子	张志彤(270)

青松更翠	赵峻防(280)
山高路广	于鲁人(297)
红骏马的主人	莫·阿斯尔(319)
小朝克	材音博彦(341)
大号箩头	侯三毛 崔凤鸣(355)
追风骏马	刚普日布(359)
黄河奔腾	韦 苇(379)
旱天雷	胡 泽(400)
平泉激流	扎木苏荣扎布(413)
沙葱青青	周彦文(427)
故事员的新节目	芒 仲(444)
琴手	许 洪(463)
蒙恩达来之歌	特·达木林(469)
草原的心声	温小钰 敖德斯尔(487)
特别播音	黄静纯(502)



敌后插刀

〔蒙古族〕照日格巴图

圆圆的明月，已从头顶转到了西面的高山顶上，离天亮只剩下几个小时了。

三连长苏和，领着连队，刚刚突破鬼子的“合围”，牵着战马沿着高耸的山崖，机警而静默地走着。战士们不分白天黑夜地连续战斗、爬山，再加上几天没有吃到一粒粮食，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程度，迈出的脚也失去了准头。可是每个人还是那么严肃，队伍显得少有的紧张、肃穆，生怕弄出一点响声，在这四面受敌的情况下，稍出些动静，鬼子就会马上从山头、沟口，甚至树林里，向他们泼出暴雨般的枪弹。

苏和看看刚才突围过的山顶，弥漫着浓烟，枪声还稀落地响着；高山的西面，燃烧着漫天大火，一片火光通天，熊熊的火苗，趁着夜风，无情地吞噬着翠绿的白桦；浓浓的烟雾

涂黑了夜空上的繁星，遮住了月光。苏和紧紧地攥着拳头，瞪大充满血丝的眼睛，心里狠狠地说：“鬼子，烧吧，中国的大好山河，你是烧不尽的；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，总有一天，让漫天大火烧到你们的头上。”

苏和看看自己的战士，同志们眼睛瞪得滚圆，紧握着枪，注视着漫天大火。他仿佛听到战士的心在急剧地跳荡。同志们衣衫破碎，脸上留下一道道被树梢抽打的血印；同志们的鞋早已被锋利的山石磨飞了，有一半战士赤着脚，荆棘扎、山石蹭，许多同志的脚红肿溃烂，但没有一个战士叫苦。苏和为了摆脱敌人，保存连队，他狠着心，不断地传着口令：

“咬紧牙，别掉队。”

“摆脱敌人就是胜利。”

“把不能行军的同志背起来走。”

坚定的口令，就象火种一样，在每个战士的心里燃烧着……

连队艰难地爬上一个山顶上，苏和下令，暂时休息一下。

昏暗中，全连最小的蒙族战士乌力吉，望着浓烟烈火，再也压抑不住报仇杀敌的愤恨感情，猛地站起来，趑趄地向苏和走来，脚步非常坚定。“连长，看那火……你下命令吧！”

苏和清楚地看见乌力吉眼圈湿了。

乌力吉的声音，好象一个爆炸的定时炸弹，战士们立刻

围住苏和，挺着胸，举着枪，怒吼起来：

“连长，下命令吧！”

“和敌人拚，鬼子也没长三头六臂！”

“我们不能亲眼看着敌人烧呀……”

“我们要给指导员报仇！”

苏和想着这半个月来敌人的“扫荡”：鬼子调动三万人的兵力，采用了“梳篦战术”“步步为营”“铁臂合围”等战术，疯狂地“扫荡”大青山根据地。每个山头，沟口，敌人搭起了帐篷，修起炮楼，象毒疗一样，控制山里所有的要路。然后又用大量兵力，拉成一线，逐山搜查我军，进行决战。根据地的房子被烧光了，人民背井离乡，上山和鬼子打游击。

苏和的连队，护送完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刚回到大青山，正赶上了敌人“扫荡”，一时和团部断了联系。半个月来，不分昼夜地和敌人转山头，粮食早吃光了，饿了就薅些野菜和找些还没有成熟的山果充饥。现在他们面临着的是鬼子的强大兵力、严重的饥饿和疲乏。

战士们“替指导员报仇”的喊声，更使苏和心疚，就是昨天太阳压山的时候，连队刚从敌人的篦梳空隙中钻出来，又落进了鬼子的合围。鬼子好容易见到八路军，一窝蜂涌了上来。

战斗一打响就很激烈，苏和指挥全连，在两个小时内，打退敌人整整七次冲锋之后，鬼子的凶焰才下去点。到天黑下来的时候，鬼子怕我军突围，又增加了部队，摆出不消灭这个连决不罢休的架势。苏和和马指导员一商量，决定

马上突出敌人的包围。

就在撤退时，两个人发生了争执：苏和叫马指导员带队突围，马指导员却叫苏和带队突围，都想把艰巨的掩护任务担在自己肩上，谁也不让一步。后来马指导员严正地对苏和说：“苏和同志，党需要你立刻带队突围，为党保存这个连队。”随后他又紧紧拉住苏和的手，亲切、认真地说：“老苏，你是蒙族干部，是党的宝贵财富呀！将来革命胜利后，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，多么需要党培养起来的民族干部呀！为了党未来的事业，请你再不要争了，立即撤……”

苏和还想说什么，可是敌人发动了比任何一次都猛烈的冲锋。马指导员从腰里抽出驳壳枪，向前一挥：“一班，跟我来，掩护连队突围！”

苏和眼圈有些红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他顺手把仅有的两颗手榴弹拔下来，跑到马指导员跟前说：“给你，十五分钟后立刻撤退，我们在金銮殿高山等你！”

可是马指导员再没有回来。……

苏和现在听到战士们替指导员报仇的喊声，心里的怒火也一股股地向上蹿，他几次把手伸到枪套上，只要他抽出枪，战士们便会跟着他冲向火海，冲向敌人。但是，苏和又收回了手，指导员的话又在他耳边响着：“老苏，无论如何要把部队带出去，找到团，硬拚是会犯错误的……”谁知道团部现在转移到哪个方面去了？半个月来，不用说是政府干部，连个老乡都没有见到。苏和感到离开上级和首长是多么苦恼呀！现在什么问题都要靠自己来决定。他极力寻求

首长在过去的一些指示。猛然地想到团长在讲毛主席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，说过“当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时，我们要集中兵力，打其一路；也可抽出一部兵力到外线作战，配合内线的反攻，因为敌人的进攻势必内部空虚……”

毛主席的军事思想，照亮了苏和的心，苏和想，敌人既然能到我们的根据地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到敌占区吗，把敌人的后方，搅个天翻地覆。苏和想到这里，向围着自己的战士们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不能硬拚，党是不允许我们打莽撞仗的，指导员的仇我们一定要报，现在，我们要象一把尖刀，插进敌人的心脏！”

经过说服和动员，刚才的冲动情绪逐渐冷静下来。战士们带着杀敌报仇的决心，牵着战马，钻进了梢林，警觉地向南山畔走去。连队正在前进时，突然，乌力吉晃了几下，昏倒了，脸色苍白，头上冒着冷汗。苏和抢前一步，抱住他，轻轻对着耳朵喊了几声，乌力吉才睁开眼睛。他连忙挣开连长的手，咬着牙，站起身，勒紧裤带，继续向前走。

“骑一骑马吧！”苏和劝道。

“能走！”乌力吉头也没有回，紧跟上了班长。

苏和望着乌力吉的后背，他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兜，可是什么吃的也没有了。心想：再忍一阵吧，到平川总会有办法的。

转过一个山弯，远处篝火熊熊，清楚地看见出山的沟口上矗立着几座鬼子的帐篷，好象一把钳子，对着山口。鬼子的哨兵，端着枪在山顶上了望。

“怎么办？”一排长从前面回来问苏和。

“干掉！”苏和坚决地说，“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叫敌人知道我们出山！”

一排长领着全排，闪进梢林。

不一会儿，排子手榴弹在敌人的帐篷里炸开了，在即将黎明的时刻里，闪着火花。苏和把马一催：“冲！”

战马撒开四蹄，顺着沟口冲了出来，马蹄下溅起无数火星。

在一个干河槽，一排的同志回来了，苏和领着连队迅速跨过平绥铁路，向南插去。

进入了敌占区，真象进了另一个世界。

村庄内见不到一点灯火，被高高的围墙围着。只有田野的庄稼，在初秋的夜晚中，沙沙地响着。

东方已经开始发白，为了做好隐蔽，苏和带着连队，钻进了青纱帐，隐蔽起来。苏和赶忙派出侦察员，放好哨，安顿部队休息。

疲乏的战士们牵着马，一着地就呼呼地睡了，饥饿的战马，也围着主人，大口大口地嚼着露水草。

苏和极力控制自己的睡意，他用手捧起草上的露水洗把脸，感到格外清凉。他看着睡在露水上的战士，每个脸都是那么亲切，乌力吉的小鼻孔，翕动着，衣服已被露珠浸湿。苏和怕他着凉，忙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，给他盖好。

苏连长巡视完连队之后，又检查完哨，才坐在草地上，用手托住后脑勺，凝望着东方的曙光。他知道，现在虽然突

出了敌人的包围，可是山里和平川的敌人会马上向他们围过来，他希望山里的敌人能追来，这样就会给坚持在山里的部队，减轻一些压力，造成更多的战机，可是对平川的敌情，他却知道的很少，现在是多么需要了解呀！他想到过去在平川活动时的一些老关系；王大爷、王大娘……又出现在自己的眼前，如果能找到他们，就能得到敌占区的情况。从鬼子并村后，谁知道被赶进哪个围子里去了？一年来他们会变成怎样呢？

正当苏和计划下一步行动的时候，出去侦察的一排长回来了，苏和忙把他拉到一旁，急问：“情况怎样？”

“前面三里就是阎庄，村里没有敌人，”一排长擦下汗继续说，“这里离城十五里，山里的敌人没有追下来，大概鬼子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……”

“城里情况怎样？”

“听老乡说，城里的敌人都进山了，太阳一落山就关紧城门，禁止人们出入。”

“这说明守城的敌人兵力不多，很恐慌。等会侦察的同志全回来，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，几夜没睡了，你赶快休息一会儿。”

白天，在严密的警戒下，战士们美美地睡了一天。天一擦黑，连队进了阎村，各个路口立即被封锁了，村公所也被监视起来。

连部住在村东头一个独立的茅鞍房的人家，家里只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和一个十三、四岁的孩子。苏和一

见老大娘，几乎高兴地叫起来，这不正是掩护马指导员养伤的那位王大娘吗，一见亲人，苏和高兴地说：“大娘，还认识不？”

王大娘眯起昏花的眼睛，将苏和从头看到脚，然后又端详了一阵，猛然抓住苏和的手，喊：“老苏……”

“大娘，你怎搬到这里来啦？”

“咳，什么搬呀！”王大娘含着热泪，拉着苏和进到屋，一边扫着炕一边说，“鬼子去年搞并村，那两间土房叫他们一把火给烧了，人也圈进这围子里。”

“王大爷呢？”苏和问。

“叫王麻子抓去做饭去啦。”王大娘扫完炕又忙着烧水，她大概怕苏和记不起，补充道，“就是马指导员养伤时，常来找麻烦的那个王麻子！现在当了中队长了，守着鸦片组合，前些天从乡下抢来个姑娘，整天吃喝玩乐，这样人早晚也得吃枪子。”大娘说到这里，好象发现了什么似地问：“老马呢？”

“他……他在山里，和张团长在一块呢！”

“人在就好。”王大娘放心了，向灶里塞一把柴，又坐在苏和的对面说：“看到你们我的心就有底了，前几天村公所的人说，大青山八路军都被消灭了，我就不信，可也真为你们担心……”

“大娘，你别信坏人的谣言，鬼子永远也消灭不了我们的。”

“那是！”王大娘点下头说，“咱们部队也不是好惹的。”

王大娘忙着做饭，连部的同志也帮起忙来。

苏和说：“大娘，叫他们做吧，一年多没见面咱们谈一会儿。”可好王大娘也有满肚子话要说，又坐在苏和的对面谈起来。她从并村一直说到村公所的每个人的情况，又谈到城里的伪军和王麻子的保安队。

“大娘，王麻子的保安队有多少人呀？”

“有五、六十。”

“鸦片组合离北城门有多远？”

“顶多有个三四里路。”

后来苏和对王麻子问的更详细了，王大娘感到有些蹊跷，说：“你打听这些干啥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苏和笑了笑，“随便问问。”可是王大娘却感到苏和没有说真心话，不满意地说：“老苏，你可不能把大娘当外人，鬼子的围墙圈不住咱老百姓的心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打算？”

在老大娘严峻的目光下，苏和只好说：“大娘，我是想了解一下城里的情况。”

“这好办，明天叫娃他爹回来一趟，他可比我知道的多，”大娘说，“就说咱娃病了，叫他告个假。”

苏和忙阻止道：“大娘，这会引起敌人注意，我是想派一个人去……”

王大娘没等苏和说完，就插了嘴：“这也行，我跟着去吧。”

苏和见大娘要求的坚决，只好答应了。

吃完饭，天黑了下來。苏和把一排长叫來，安頓一阵，便把王大娘他倆送到了村外。

苏和來到一排，副排长正給烏力吉挑着脚上的刺。苏和接過針挑了一个來钟头，才算把烏力吉脚上的刺挑出來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一排长和老大娘回来了。苏和根据一排长的报告，酝酿了一个大胆的战斗计划。

一排长报告完，苏和问，“一排长，你的日本话怎样？”

“简单的能说几句。”

苏和高兴地拍着一排长的肩头说：“好！咱们先拿鸦片组合开刀！”

“打城？”

“对！”苏和坚定地说，“咱们到敌占区来，决不是躲开敌人，而是来消灭敌人，配合山里的斗争。”

一排长说：“打，我是没意见，不过得好好计划计划。”

“当然，一会儿咱们开支委会研究！”

这时，一排副跑来，见到苏和就说：“连长，烏力吉发高烧了，老是说胡话。”一排副好象对谁生气，又补充道：“早不病，晚不病，偏偏这时病，眼下又要行军打仗，这又是个敌占区，咳……”

“不要发急嘛，同志们病了我们要关心，走，看看去。”苏和、一排长急急地向一排住地走来。

王大娘听说有病号，也赶忙从柜里拿出几个鸡蛋，放到锅里煮上了。

烏力吉烧得很厉害，浑身热得象个火蛋，两眼发直，嘴

里吐着白沫，吃力地喊着：“……我……报仇……我的枪……”苏和忙把乌力吉搂在怀里，他知道这个小战士的遭遇。妈妈是个老实巴脚的人，在一次鬼子进山“扫荡”时，被鬼子用刺刀挑死了，姐姐投了井，鬼子夺去了他仅有的两个亲人，烧了房子。乌力吉为了报仇参加了八路军。

部队马上就要行军作战，乌力吉很难再和部队一起行动了。

“把他留在我这里吧！”王大娘望着苏和说。

苏和摇了摇头。

“怎么？不相信我？”大娘有些不满意。

苏和解释说：“大娘，这里不是根据地，敌人要知道你家有八路军，不用说乌力吉，就是连你自己也保不住。”

大娘和同志们都有些着急。

这时，一个战士领着一个中年人走进来。这人蜡黄的脸，长着一对老鼠眼，见到苏连长，连忙点头哈腰，满脸是笑，说：“夜里，承蒙苏长官的教导，兄弟如梦初醒，为了迎接抗日勇士，村里准备一些酒席，敬请苏长官和全体勇士光临赏光……嘿嘿……”

战士们一听，来了气，冲着伪村长说：“谁吃你们的饭！”

“现在人民生活很苦，还是少刮一些油脂吧！”

苏和止住大家，对着伪村长说：“你的盛情，我们领了，不过倒有一件事要麻烦村长。”

“好办，兄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呀。”伪村长假惺惺地笑了笑，“只要兄弟办得到，请长官吩咐。”